

徐哲身 / 著

大清王朝

三杰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大清王朝三杰

(下)

徐哲身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第五十章 西太后垂帘听政 彭玉麟诚心辞奉

郭嵩焘和曾国藩两个，正在讲得十分上劲的时候，忽见曾贞干匆匆而入，见他在座，似露喜色。他便赶忙站起相迎道：“老世叔可是新从安庆来的。小侄在北京时候，听说老世叔和九世叔两位克复安庆之信，曾有一封贺禀发去，未知老世叔收到没有？”

曾贞干一面连连的答称收到收到，一面恭恭敬敬的向着曾国藩叫了一声大哥。

曾国藩含笑的应了一声，有手一扬，命贞干和郭嵩焘二人一同坐下。方始问道：“吾弟忽然来此，究为何事？”

曾贞干也笑着答道：“兄弟有件紧要事情，专程来求大哥的。”

曾国藩微现一惊道：“什么事情？你快说来让我放心。”

曾贞干道：“兄弟自从克复安庆之后，方才知有谋有勇的将士，委实难得。此次之事，若非九弟同去攻打安庆，单靠兄弟一个人，万万没有这个结果。现在九弟即日就要离皖，前去围攻金陵。兄弟特来求着大哥，可否去向刘仲良那儿，借他那位门人徐春荣给我一用。”

曾国藩听说尚未接腔，郭嵩焘却在一旁插嘴道：“老世叔听说的这位徐公，可是善卜文王卦的那位孝子么？”

曾贞干点头笑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筠仙何以知道？”

郭嵩焘道：“这位徐公，北京城里的人众，因他是位孝子，又有谋略，大家替他取了一个绰号，叫做小徐庶。其实照小侄个人说来，此人胜于元直多多。若以羊叔子、郭汾阳比拟，差堪相似。”

曾国藩一直等到此时，方始接口对着曾贞干笑道：“现在人材难得，你知道要用人材，难道别人就不要用人材不成。从前为兄也想调他来到大营，以便研究易理，还是少荃再三阻止。说是仲良为人长厚，他们师生两个，又极投机，就是办到奏调，这位徐公，也未必能来，为兄方才打断此意。吾弟何以忽然想及此人？”

曾贞干听说，忽露很失望的样子道：“武昌克复，便是这位徐公和春霆二人之功居多。”

曾国藩不待曾贞干往下再说，忙将郭嵩焘一指道：“筠仙之才，何当逊于徐公。他这次本是来此，要想做番事业的。吾弟既需人材帮助，为兄请筠仙和你同去办事。”

曾贞干听了大喜道：“兄弟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一见筠仙在此，早已打算请他帮忙的。不过这位徐公，我还想借他一用。只要仲良肯卖交情，兄弟将他和筠仙一同请去，岂不是伏龙凤雏，都在一起了么。”

郭嵩焘忙不迭的谦逊道：“小侄怎能去和徐公相拟，这真正是以萤火比月光了。”

曾国藩急把他那一只没有纹路的手掌，向空一摇道：“筠仙不必太谦，你与这位徐公，确是各有所长。舍弟阅历尚浅，你去帮他一个忙，我也感激你的。”

郭嵩焘听得曾国藩如此说法，不好再事推辞，当下便与曾贞干随便说了几句。

曾贞干知道郭嵩焘是从北京出来的，也以两宫对于赞襄王大臣忽然正法之事相问。曾国藩便把郭嵩焘方才所讲之话，简单的述给曾贞干听了。曾贞干不待听完，已在大怪僧王误事。

郭嵩焘接口道：“僧王固然有些大言不惭，可是对于国家尚算能够尽力，不过才具不够，也难怪他。只有怡亲王和端华、肃顺三个，闹得更加不像。老世叔今天才到，自然还有几天耽搁，且让小侄闲一闲，慢慢地讲给老世叔听吧。”

曾贞干摇道笑着道：“安庆虽算克复，可是外府州县，仍在贼手，所以我来求着我们大哥，要调那位徐公。现在我们大哥既请你这位老棣台前去帮忙，这是最好没有。以我之意，今天便得连夜动身回去。不过你这位老棣台，却是初到，自然要和我们大哥谈些离情积愫，我只好再在此地候你两天。后天一早，你得同我动身。此刻左右没事，快把京中之事，说给我听。”

郭嵩焘道：“这话很长呢。”

曾国藩岔口道：“不问长短，快请讲吧。我因要听此事，连公事都没有去办。”

郭嵩焘听说，方才说道：“恭亲王为人，素来忠心。他虽奉了全权议和大臣之命，却要送走皇上离京后，始肯去向英使议和。谁知这样一来，自然又耽误了一两天。英使阿尔金，生恐巴夏礼遇害，竟把京城攻破，直扑宫廷。首先就把圆明园一火而焚之。”

“在那洋人火烧圆明园的当口，咸丰皇上，才离大内未久。现在的西太后，那时还是一位妃子的资格。现今皇上，尚须哺乳。咸丰皇上，因为只有这点骨血，自然十分重视，平时只命东太后管理。所以东太后的銮驾，是和咸丰皇上一一起走的。西太后稍后一点，只得坐了一辆破车，跟着前进。走到半路之上，她的坐车，实在不能再走。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口，忽见肃顺骑了一匹快马，也在追赶咸丰皇上的车驾。西太后一见了肃顺。慌忙把他唤住，要他替她设法换辆较能赶路的车子。

“哪知那位肃顺，自恃咸丰皇上宠任，又在正值危急之秋，一时不甚检点说话，便气哄哄的用他手上马鞭子，向着西太后一指道：“一个娘儿们，须得识趣。你现在得能坐了这辆破车子，还是靠着皇子的福气。你可知道留在京中的那班妃子，真在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不幸的直被那班洋鬼子奸死的很多。”肃顺说完这话，早又加上一鞭，如飞的向前去了。当时西太后瞧见肃顺对她那般无礼，自然记在心上。及到热河，咸丰皇上既愁和议难成，又急南方的乱

事未靖，不久就得重病。所有朝政，全是怡亲王和端华肃顺三个作主。怡亲王原是一个傀儡，端华又自知才具不及肃顺，当时的政权，大家虽知操于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之手，其实是都由肃顺一个人作主。”

郭嵩焘说到此地，又望着曾国藩单独说道：“老先生当时铜官的一败，所有朝臣，个个都主严办。只有肃顺力奏，说是曾某老成持重，素来行军，抱着一个稳打稳战的主义，不比他人，还有冒险的举动。这场战事，连他竟至失挫，敌军厉害可知。皇上万万不可加罪于他。倘若他一灰心，现在各省的名臣宿将，那一个不是他亲手提拔之人，那就不堪设想。皇上如能加恩，曾某一定感激图报。南方军事，有他和左宗棠、彭玉麟几个，圣衷可以毋须操心。咸丰皇上听了此奏，方才未下严旨。”

曾贞干忙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肃总管倒是我们曾氏门中的一个大恩人了。”

曾国藩忽然现出栗栗危惧之色的说道：“肃总管虽是旗人，很懂汉学。从前同何绍基等人与我研究理学的时候，常夸汉人有才，旗人没用。他的保我，乃是为公，并非为私。我只敬他，却不谢他。”

曾国藩说到这里，又单对曾贞干说道：“我们弟兄几个，若不能够荡平发军，真正对不起大行皇上了。”

曾贞干也肃然的答道：“为子尽孝，为臣尽忠，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”

郭嵩焘接口道：“你们曾府上的满门忠义，举世全知。温甫世叔的殉难三河，满朝臣众，都在常常提及的。当时咸丰皇上也知道南方军事，乃是心腹大患，所以忍痛去与英使议和。及至和议成后，恭亲王就请圣驾回銮。现在的东西两太后，也是主张从速进京。无如皇上一因病体已入膏肓，难以再事劳动；二则回到京里，眼见宫廷碎破，反觉徒增伤感；三因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生怕

皇上回京，减了他们的政权。有此三个原因，皇上就延至今年七月十六那天便殡天了。当大行皇上弥留之际，东太后为人长厚，犹未知道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的深谋。西太后因与肃顺业已结怨，故在暗中留心肃顺的短处。及见皇上势已无救，急抱着当今皇上，问着太行皇上道：“佛爷倘若千秋万岁之后，何人接位。”

“太行皇上目视当今皇上道：“自然是这孩子接位。”西太后自闻此诏，她的心上，方才一块石头落地。

“后来大行皇帝殡天之日，即是现今的同治皇上接位之时，但是两宫新寡，皇上又在冲龄。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首将大行皇帝所授他们的遗诏，呈给两宫去看。两宫因见诏上写有赞襄政务王大臣字样，只好遵照遗诏办理。一切朝政，全归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主持，余外虽然尚有几位大臣，都是他们三个的心腹，当然是与他们三个一鼻孔出气的。

“东西两宫，瞧见情形不好，便主张扶了梓宫还京。他们三个，故意迁延，不是说京中的皇宫，未曾修好，不便回銮；便是说沿途的伏莽甚多，恐惊车驾。其时西太后已经瞧出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，要想谋害两宫，以及幼主，推戴怡亲王即位。只因为手边一无亲信大臣，便以懿诏召恭亲王率兵迎驾。哪知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，竟不奉诏。并敢肆言，两宫女流，皇上冲龄，现在同阅奏折，都是多事等语。西太后一见事已危急，暗写一诏密遣御司膳安贵，^①漏夜入都，去召恭王。恭王奉诏，便不动声色，带领一百名神机营的兵弁，直到热河。不过到了热河，对于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面上，并未提起奉诏之事。当时肃顺便怪着恭王道：“六爷，你怎么胆大，来到此地，京中没人主持，您可忘了不成。”恭王连连赔笑道：“你的说话不错。皆因大行皇上既已宾天，手足之情，不能不来磕几个头。吊一番，马上回京就是。”恭王说着，又求肃顺等人，

^① 即人称小安子安德海之胞叔。

带领人见东西两宫。

肃顺当时因见恭王于对他们尚觉小心，不疑有他。且和恭王开着玩笑说：“老六真正教人麻烦。您和东西两宫本是叔嫂。您要进见，您去进见得啦。何必拉咱们陪您进去。此刻尚早，您就去吧。等得见过出来，咱们三人，还要请您吃便饭，不能不赏光的。”

恭王听说，连连含笑答道：“一定奉扰，一定奉扰。”恭王说完，便去进见东西两宫。

东太后一见恭王，正得诉说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个跋扈之事。西太后疾忙以目暗暗阻止，东太后方才忍住。当时随便说了几句，恭王退出，真去赴肃顺等的宴会。

西太后一等恭王走后，方去怪着东太后道：“咱的姊姊，你怎么这般老实。六爷来见咱们，那三个坏蛋，虽然没有一同人见，难免不派心腹暗中伺察。六爷乃是咱们姊妹娘儿三个的救命菩萨，千万要保全他才好。不要使那三个坏蛋生了疑心，那就误了大事。”

当时东太后一被西太后提醒，吓得满脸发赤。西太后又安慰了东太后几句，又对东太后说道：“六爷此吊奠，照例咱们须得赏赐一顿喀食。^①妹子已经拟好几个字儿在此，快请姊姊瞧过，要否更改字样。妹子打算将此字儿，贴在喀食碗下，六爷一定能够见着。”东太后接去一瞧，只见写着是：

载垣端华肃顺，已有不臣之心，宫危在旦夕，着该恭亲王率兵保护两宫以及皇上奔丧回京。太行皇上之梓宫，即着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护送，方能有所处置。钦此

东太后看完那道密诏，连说不必更改，赶紧办理。西太后即于第二天命人赏赐恭王喀食之际，贴于碗底。恭王当时见了那道密

^① 喀食即满洲点心。

诏，自然遵旨办理。

怡亲王端华二人，急去问肃顺道：“两宫既要老六保护人都，咱们怎样对付。”

肃顺很坚决的答道：“照咱主意，就此拿下老六；并将两个寡妇，一个幼儿，一同结果性命；就请王爷即位。咱自有办法，对付天下臣民的。”

怡亲王吓得乱摇其手的说道：“这事太险，咱干不下。”

肃顺就气哄哄地答道：“王爷不干，将来不要后悔。”

怡亲王听说，又不能决。他们三个正在解决不下的当口，恭王已经大张晓谕的，定了日子，护送两宫和皇上进京。肃顺匆促之间，也没什么办法，只好同着怡亲王、端华两个，护送梓宫随后入京。那知西太后真是机灵，倒说一到半途，她便同了东太后以及皇上，暗暗的间道入都。等得肃顺等人知道其事，要想追赶，业已不及。那时的肃顺，因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，确是他们求着大行皇上亲自下的遗诏，倚恃这着，料定两宫不敢将他们三个怎样。一见不能追赶，便也罢了。

两宫到京，即以当今皇上的名义，下一道上谕：宣布怡亲王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如何如何不臣，如何如何跋扈。着恭亲王，会同朝臣，严行治罪。当时怡亲王、端华二人，先到京中一天，入朝之际，恭亲王同了众朝臣，就命怡亲王、端华二人，跪听旨意。怡亲王、端华二人，非但不肯下跪，且在口中大放厥词，说是咱们赞襄政务王大臣，尚未入宫，此诏从何而来。他们的意思，简直说两宫和皇上，没有下上谕的权力。那时恭亲王已经调兵卫宫，对于怡亲王、端华两人手无寸铁之人，自然不再惧惮。一见他们竟敢抗旨，马上命人拿下，押交宗人府看管。怡亲王和端华二人，还在问人道：“那么咱们的车子呢？难道教咱们赞襄政务王大臣，就此步行到宗人府去不成”

当时的朝臣，一见二人如此颀颀，无不暗暗匿笑。恭亲王既把

怡亲王和端华二人发交宗人府去后，便去入宫奏知。东西两宫，又下一道谕旨，既派四十名校尉，带了谕旨，沿途迎了上去，去拿肃顺。最可笑的事情是，肃顺被拿之际，正在旅店里头，命着两个少年妇女，陪同睡觉”。

郭嵩焘一直说到此地，曾贞干方才接口道：“肃顺这人，平日本有一点经纬的。这回事情，怎么变得这般傻法。莫说别的，单是一位赞襄政务大臣，却于国丧之中，沿途奸占民妇，已经罪在不赦的了。”

曾国藩朗声说道：“一个人忽然胸中不正起来，所做出来的事情，便没药救。”

曾贞干不答这话，单向郭嵩焘道：“那么他们三个既已正法，一班朝臣，不见得一个没有牵及的，”

郭嵩焘道：“有是有几个，尚没什么严谴，顶多是勒令休致而已。”

曾贞干又问道：“此次事变，一点没带着我们大哥么？”

郭嵩焘摇着头道：“我们这位老先生，和那肃顺，仅不过是个研究理学的朋友。朝廷对于臣下，断无如此吹毛求疵的。”

曾国藩正色道：“两宫既能办此大事，公私二字，岂有不能分出之理。”

曾贞干因见曾国藩很觉镇定，方始不提此话。大家复又谈论了一些军务之事，曾国藩始去批札公事。曾贞干便同郭嵩焘二人，也去休息。

第二天大早，曾国藩正在写他家书，忽见曾贞干、郭嵩焘两个，同着彭玉麟一齐走入，不觉一愕，急问彭玉麟道：“雪琴单身来此，你那防地，没有什么乱子么？”

彭玉麟答称道：“仰仗老师的鸿福，门生那里，尚没什么乱子。”

曾国藩听了，便请大家分别坐下。

曾贞干微笑道：“大哥，雪琴已有上谕，放了皖抚。”

彭玉麟连忙接口道：“门生就为此事来见老师的。门生素来不主做官，大行皇上知之甚深。现在东西两宫垂帘听政，大概恩加先朝旧臣，也未可知。但是门人决计不敢受命，要求老师快替门生奏辞。”①

曾国藩听说，笑上一笑道：“雪琴说的两宫恩加先朝旧臣，倒也不错。昨天我也奉到命我兼那四省经略大臣的廷寄，我已奏请收回成命。”

郭嵩焘岔嘴道：“彭京卿乃是水师之中的元勋。如改文职，确实有些用违其长。”

曾贞干道：“以我个人之意，倒极愿雪琴去做皖抚。因为那儿克复未久，一切的军政之事，本得一位好好的能员前去办理。”

彭玉麟连摇其手的说道：“老世叔不必如此谬赞。世侄万难当此重任。”

曾国藩笑着道：“雪琴不必慌得如此，让我替你去办就是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方始大喜道：“到底老师知道门生的才干。”

曾国藩又笑道：“这件事情，你且不必再问，由我一定替你辞去。不过你们九世叔，马上就要前去围攻金陵。长江一带，水师乃是主军。你须好好帮他一个大忙才好。”

彭玉麟急答道：“水师之事，本是门生责任。无论为公为私，敢不尽力。”

曾国藩点头道：“雪琴能够这样，我始放心。”

郭嵩焘坐在一旁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便笑问彭玉麟道：“雪琴京卿，晚生曾经听见你的一件奇事，存诸胸中已久，老想请问，总没机会，今天却要斗胆请问一声了。”

曾国藩听见郭嵩焘说得这般郑重其事，不觉微微地一愣岔嘴问道：“筠仙，你到底听了一件什么奇事。要问我们雪琴。”

① 那时彭玉麟尚是三品京卿的官阶。格于体例，未能专折奏事。

此时彭玉麟的脸上,正在一红一白,很觉现出为难样子。原来彭玉麟还当郭嵩焘问他那桩宓美人的事情,因此有那十分尴尬之色。正是:

无端请问诚堪骇 如此奇文岂等闲

不知郭嵩焘要问彭玉麟的一桩事情,究是何事。且阅下文。

第五十一章 女鬼夜半乞伸冤 王姬下嫁别有意

郭嵩焘听见曾国藩如此问他，便笑上一笑道：“后辈前年夏天，偶在天津碰见浙江诗人俞曲园先生，无意之中，说起雪琴京卿小的时候，有件怪事。他说王太夫人，临蓐四日，不产濒危。忽有大风发自窗外，室户自辟，灯烛俱灭。其时房内伴守之人无不惊仆于地。王太夫人也晕绝床上，直过好久，王太夫人方始苏醒，乃生雪琴京卿。王太夫人因见产后甚安，方始对人说道：“顷见一伟丈夫，面色乌黑，伛偻而入，身高竟与室齐，我便一吓而晕”等语。后辈当时听得曲园先生说得郑重其事，觉得此事似近神怪。不知果有此事否，或是误传。”

郭嵩焘尚未说完，曾国藩、曾贞干一同现出诧异之色地问着彭玉麟道：“真有此事不成，我们怎么未曾听你提过。但是曲园先生是位品重南金的人物，决不至于说谎的。”

彭玉麟笑着点头道：“确有此事，但不知曲园先生闻诸何人所说的？”

曾国藩听说，不禁呵呵大笑起来道：“史传所载，曾有黑面仆射，又有黑王相公，这样说来，不知雪琴前世，究竟为谁？”

彭玉麟又笑答道：“此事甚长，门生也因他有些迹近神怪，往往深秘其事，所以并未对着老师和老世叔提及。今天既被筠仙编修提起此事，不妨说给大家听听。

门生先世，籍隶江西太和，明洪熙时始迁湖南衡阳，现在所居的那个日查江。先父鹤皋公，曾任安徽怀宁三桥镇、以及合肥梁围

镇等处的巡检。娶先母王太夫人后，其为伉俪。直至嘉庆二十年十二月某日，先母方始生我。

“我曾经听见先母说过：生我的那天晚上，风雪严寒，甚于往岁。先父仅任微秩，家境很是艰窘。那晚上守伴的人们，并非丫环仆妇，乃是四邻的妇女。因为先母为人和善，一班老辈姊妹，时常过去相帮先母做事的。先母当时既被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惊得晕了过去，那班邻妇，虽未瞧见什么，但因风声怪异，反而先比先母惊仆于地。等得先母苏醒转来，旋即生我，始将此话，告诸那班邻妇。当时先母和那班邻妇的意思，自然都认我就是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投胎的，其实那个黑面的伟丈夫，乃是护卫我的。

“我前生本是一个女子，老师和诸位倘若不信，你们且看我的耳朵，现在还有戴过耳环的穿痕。”^①

曾国藩、曾贞干、郭嵩焘三个，一听彭玉麟说得如此认真，大家真的围了拢去看他耳朵。及至仔细一看，耳朵之上，并没什么痕迹。

曾贞干先问道：“雪琴，你耳朵上的穿痕，究在那里，怎么我们都瞧不见呢？”

彭玉麟见问，忽又笑而不言。

郭嵩焘却在一旁啧啧称异道：“这真有些奇怪，岂非活龙活现了么？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此事还不奇怪。先母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情，那才有些奇怪。先父任三桥镇巡检的时候，一天因公进省。先母一个人独居廨舍。头一天晚上，大约十点钟的时候，刚才睡到枕上，忽然听见似有妇女呼号的声音，似在诉说冤苦的样子。幸亏先母的胆子素壮，听了也不在意。哪知一连几天，夜夜都是如此。最后的一晚上，那个女鬼，竟在先母的窗外站着呼号，非但声音更加凄惨，甚至现出其形。”

^① 此事见于曲园之《右台仙馆笔记》。

曾贞干听到这句，忽然拦着彭玉麟的话头，笑问道：“现出其形，到底怎样一件东西，我是平生最不相信鬼的。”

彭玉麟接口道：“据那时先母对我说，那天晚上，约莫在十点半钟的当口，天上的月光很亮。她老人家因为素来没有见过鬼的形状，一时好奇心起，就在帐子缝中，偷偷的朝那窗子外面一看。岂知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也把先母吓得浑身汗毛凛凛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时没有下着窗帘，月光照着窗子，恍同白昼一般的亮着，窗子又是一面大玻璃，并没什么格子隔住。当时只见一个年约二十岁，满脸雪白，七孔流血的女吊死鬼，把她身子直挺挺的站在窗外，那张红白不分的鬼脸，紧紧地靠在玻璃之上。莫说别的，单是乱蓬蓬的头发，直竖得有一尺多高。你们诸位想想着，这个形状怕人不怕人。”

曾国藩、曾贞干、郭嵩焘三个，一齐且骇且笑的答道：“雪琴倒是一个会得传神的好手，我们此刻被你这样一说，仿佛眼睛前头，就有一个形状奇丑的吊死鬼站在这里。”

彭玉麟连点其头道：“我也是照先母口述的。那时的那个女鬼，真的有些吓人。”

郭嵩焘单独问道：“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呢？”

彭玉麟道：“当时先母虽然躲在帐子里面，但是觉得那个女鬼，已经瞧见先母在偷看她的样子！顿时又把她那两只极大的血眼一突，一张血口一张，露出白生生的獠牙，大有扑进窗子，要去攫我先母之意。当时先母因为房间业已下闩，既无地方可逃，又没地方可躲，只好悄悄的缩入被中，听天由命而已。又过好久，不见什么声响，先母校又轻轻地掀开被窝，往外偷看。忽见一天月色，却将天井里的那些花影，映到窗上，很觉幽雅。那个女鬼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先母至此，还当起先眼花，胆子一大，便也睡去。”

“第二天白天，偶将夜间所见之事，述给一位邻妇去听。那位邻妇一愕道：“夫人所言，莫不是那个陈姓女鬼，又在出现不成。”先母

问其底蕴。邻妇说道：“此地本非廨舍，乃是陈姓孀妇的住宅。因为这个陈姓孀妇，颇有几分姿色。她的堂房伯伯，本是一个无赖，一晚上吃醉了酒，忽去调戏。陈姓孀妇自然不肯允从，当场哭骂起来。那个堂房伯伯，老羞成怒，竟把陈姓孀妇饱打一顿，方始走出。不料陈姓孀妇，就在当晚上，一索子吊死了。那个堂房伯伯，便去买上一口薄皮棺材，将那陈姓孀妇埋了，诡称是暴病死的。当时的四邻，虽然无不知道此妇死得冤枉。因为惧怕那个堂房伯伯，是个无赖，不敢多事。此室旋为官中价买，改作廨舍。这件事情，先后不到今年。谁知这个陈姓女鬼，大概冤魂不散，常常出现。以前官府，明明知道，也不过问。昨晚上她的出现，并非要吓夫人，定是来求夫人替她伸冤的。”

“先母明了此话，等得先父由省回廨，即把此事告知先父。先父即去禀知邑尊，又请那个邻妇作证，旋将那个堂房伯伯缉获到案，一鞠定讞。问斩之日，先母梦见那个女鬼亲去道谢。”彭玉麟说完这话，笑问大家道：“你们说这女鬼，是不是活龙活现的呢？”

郭嵩焘道：“敬鬼神而远之，孔圣人本已说得清清楚楚。这样看来，鬼是有的。”

彭玉麟听说，又对曾国藩说道：“老师，六合县的那位温忠愍公，他竟前去托梦百姓，说 he 已奉上帝封为六合城隍，岂不更奇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正直成神，史书所载甚夥，并不为奇。”

曾国藩说到这句，忽问曾贞干道：“你知道城隍二字，典出何处？”

曾贞干答道：“据俗谚说，省城隍例于阳世巡抚，府城隍例于阳世知府，县城隍例于阳世知县，土地例于汛地。典出何处，倒未知道。”

曾国藩又问郭嵩焘和彭玉麟两个道：“你们二位，应该知道城隍二字如何解法。”

郭彭二人，都一楞道：“这倒有些答不出来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《礼记》祭法曰：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。郑注谓百家以上共立一社，今时里社是也。此即后世祀土地神之始。至城隍则始于春秋时四墉之祭，或引礼坊与水庸为证。然孔颖达谓坊者所以蓄水，亦以障水，庸者所以受水，亦以泄水，则是田间构塍，非城隍也。夫土地之所包者广，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，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。然城隍必一州一县始有之，而土地则村聚中亦无不有。此城隍之神，所以反尊于土地也。城隍与土地皆地祇，非人鬼。然古者以句龙配社，王肃之徒，并谓社即祀句龙，则如吴越以庞玉为城隍固不足怪矣。”曾国藩说完，郭嵩焘、彭玉麟、曾贞干三个，敬谨受教。

这天大家又畅谈了一天。第二天大早，曾贞干便与郭嵩焘二人，辞别曾国藩，迳往安庆去了。彭玉麟也想辞行，迨返湖口防地。曾国藩留住他道：“雪琴，你再往此地耽搁一两天，我还有事情与你商量。”彭玉麟听说，当然住下。

就在这天的傍晚，曾国藩忽据戈什哈人报，说是欧阳柄钧大人，新从湖北到来，有事要见。曾国藩一听他的内弟到了，连忙吩咐快请快请。等得欧阳柄钧走入，一见彭玉麟在座，赶忙见礼。原来欧阳柄钧，虽是曾国藩的内弟，因为才具不甚开展。从前在京，既不能扶摇直上。出京以后，凭着曾国藩的面子，荐到胡林翼那儿，无非委在粮台上办事。这几年来，银钱虽然弄了几文，可是他的官阶，还是一个记名知府。此次因奉胡林翼之命，去到四川成都，和那川督骆吁门^①有所接洽。眼见翼王石达开已被骆吁门生擒正法。入川一路的进军，也和北进的那个威王林凤翔一样，都是寸草未留，全军覆没的。骆吁门因见欧阳柄钧到得很巧，正遇着在办报案的时候，看在曾国藩的面上，便也送他一个异常劳绩。欧阳柄钧于是便以道员送部引见。此次顺道祁门，特来一见他的姊丈。他和彭玉麟本是熟

① 吁门即骆秉章之号。